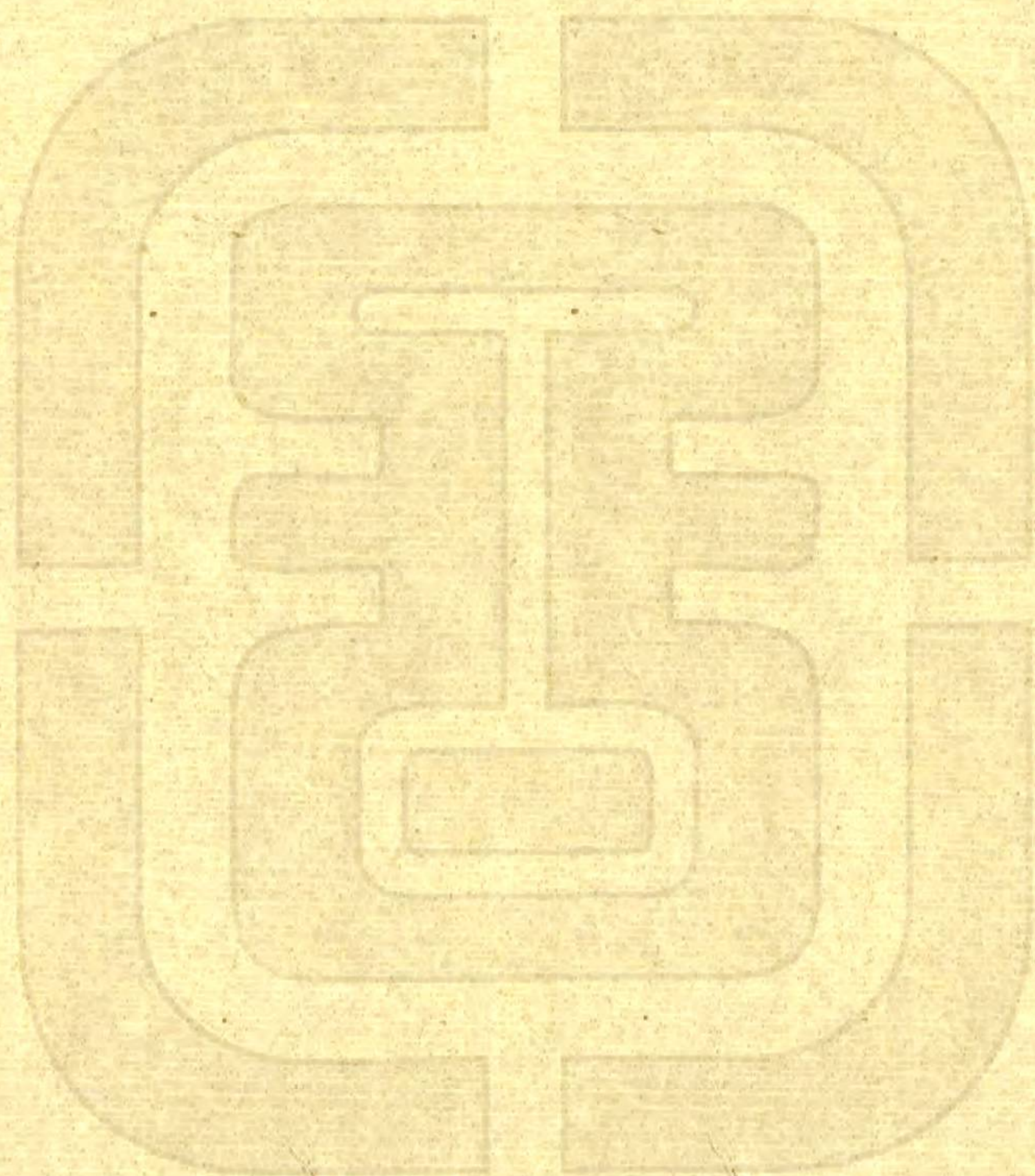


徽州府志辨證



書
號
函一冊
登錄號 81009

徽州府志辨證

北山叢箸之

宋羅鄂州爲新安志一書爲自來志乘家之冠非僅吾郡之美已也自新安志而後吾郡之志續有修纂同治中安徽大府修省志檄取所屬府州縣志書於是徽之人士亦議續修府志崇惺方居里中求得道光十六年徽州府志一部閱之當時太守爲翰林馬公所延纂修之士皆文學之彥故書成號爲明備崇惺之意猶病其太繁而疎略舛漏之處亦往往而有里居無事偶爲訂之得數十事然不能盡論也其後修志之議不果行而崇惺亦奔走于外不復及此事然所已論之數十事亦有可備修志之採擇者故爲錄而存之念道光修志時

以數十人之力閱數年之功而又憑前哲之成籍資眾口之採訪乃得勒成一書以垂示來者而猶不免疎略舛漏之處則崇惺今者一已之所論其敢謂有當乎夫志者史家之流也考訂古今蒐訪文獻其用力皆爲至勞而必得能文章之徒發其義例以表其去取于前足以正書傳之缺失于後足以備史氏之掇擇則其事尤不可以苟今吾之所辨證者蓋十之一二耳若繼是修纂者取前人之編而悉訂正之使其書卓然與鄂州之書并傳而爲後來志乘家之所取法則在于吾郡之君子已歟黃崇惺

郡志辨證

鄣郡



舊說皆以鄣爲秦郡劉原父始不謂然嘉定王氏以爲楚漢之間所置亦無據也錢氏舉故東海郡爲例然漢書陳涉傳丁疾等起兵圍東海守于郯則東海固秦郡地理志偶未考耳作郡縣志者從舊說以鄣爲秦郡卽未必果然而人不能議今郡志沿革表遽改鄣爲漢郡則黝歙兩縣何所見而仍列爲秦縣乎吾亦將謂黝歙非秦縣矣漢書功臣表陳嬰都漸顏監謂漸水名夫諸侯王之都無以水名表之者是時封劉賈爲荆王旣有鄣郡則漸當爲鄣郡屬縣因水得名後乃改置黝歙二縣不然孟堅何不云都黝若歙乎

桐汭

漢以黝爲廣德王國故城當在黝縣境內可知若晉之廣德縣乃在漢故鄣縣地桐水出其地左傳所謂桐汭卽今廣德州與漢國無與也酈善長乃謂晉以黝爲廣德縣分隸宣城郡舊唐書承其說以爲廣德縣界廣德故城故名廣德去黝且數百里以漢縣論中間宛陵涇歙諸縣之地何緣得與漢廣德國界乎羅鄂州歙人非不知此而亦沿其說并謂桐汭之地爲黝故境何與

宣城

郡志沿革表引續漢郡國志丹陽縣十六城而無宣城之名然三國志周泰傳孫策討六縣山賊孫權住宣城程普太史慈傳亦屢見則漢季有宣城縣也

漢黟歙之境

漢丹陽郡黟縣當得今黟縣祁門及休甯縣西北與婺之東境而歙之北境亦半隸焉以漢人稱漸水黟山所在知之也若歙縣則當得今歙縣績溪及休甯東南與浙江淳安遂安二縣之地郡志漢丹陽郡縣圖謂黟得黟祁二縣而休婺皆爲歙地悞

吳新都郡

吳設新都郡置始新新定黎陽休陽與黟歙爲六縣歙黎陽休陽三縣治相距僅數十里而黎陽以西以至今婺源之境數百里不設一縣者蓋婺源山嶺尤峻朱治傳所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不能遽設官蒞之也

豐浦鄉

吳志賀齊討丹陽黟歙時武疆葉鄉水經注作華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按始新今浙江淳安之地元和志以爲歙之南鄉武疆東陽豐浦三鄉雖不知所在然當爲

歙地而分隸黎陽休陽二邑者今歙西境之水出黃山而徑郡城者名豐樂水又曰豐溪意卽豐浦鄉也

三天子鄣

山海經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又漸江出三天子都又廬江出三天子都八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鄣水經亦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鄣北過餘杭東入於海後人皆不知三天子鄣所在郭景純以爲歙東之三王山又引張氏土地記以爲東陽之石城山顧野王以爲永康之縉雲山釋慧遠以爲匡山之石門鄴氏水經注又以匡山爲西天子鄣或又以爲黟縣之章山以爲休甯之白際

山皆無定論獨明汪氏循吳氏度始據唐盧潘之說定爲休甯縣西北之率山率山東連浙嶺南接大廣以山海經水經廬漸二源驗之悉合僉以爲其說不可易然崇慄之意則以爲山海經之言苞舉宏遠實非特指一山而言三天子之義雖不可知然鄣者固取鄣廬蔽隱之意漢置鄣郡因山立名而郡治乃在今浙江長興縣之地班氏地理志稱具有海鹽章同鄣山之銅自來無言黟歙之山產銅者惟新唐書稱南陵利國山產銅而南陵嘗置銅官治胡朐明調吳淞卽山鑄錢當在其地而孟堅乃亦謂之章山竊意古時自分江水以南西起

石城東屬故鄣其間峯巒連亘自其外望之隆然如屏風之蔽空是所謂三天子鄣也班氏地理志最爲精核然其言漸江水第云出黟縣南言廬江水第云出陵陽東南皆不言出三天子鄣正以三天子鄣非一山耳若使三天子鄣僅爲率山則固漢人所指以名郡者孟堅以漢人作漢志乃全不之知而轉於吳縣產銅之山距率山且數百里而指之爲章山其謬不已甚乎古人言山水皆舉其形勢大概而總被以名稱必非沾沾一峯一派之間也吳氏謂言山必徵諸水固也然率水合浙嶺水始廣其視諸水非能遠過則固不能專漸源之名

又安能崙三天子鄣之名乎

汪氏僅以水出率山之陰爲漸源山陽爲廬源崇惺

據一統志之言以率與浙嶺大廣峯脈相屬廣言之以實彼三天子鄣之說耳若僅如汪氏所舉率山之陽其水自由祁門入彭蠡竝非古所謂廬江之源矣又率之名亦實不見于經志廬

注山海經不可得見羅鄂州新安志調廬本于漸水出三天子都在其東作在率東注引漢志漸江水出縣南蠻中作出南率山此言恐未可據不敢爲附會也夫誠知三天子鄣非一山廬漸非一源故景純諸人各舉所見雖未得其全體而不可遽議其誤若崙主率山而盡攢諸說乃是悞耳吳氏又謂某氏以黃山爲天子都率山匡山三王山爲其三鄣強以鄣都爲分別其謬益不

足辨然如吾之說則凡宣歙二州之山皆古者三天子
鄣之地卽鄴氏以匡山在天子鄣之西因謂之西天子
鄣其說亦無不可通矣

歙鄒

漢人多名歙者如王歙來歙之屬古歙字多用爲翕如
翕翕訛訛亦作歙歙翕侯趙信亦作歙侯不可勝舉歙
之名縣亦取民衆翕集之義非用其本義也說文欠部
有歙字邑部又有鄒字云地名而不言爲何地吾意此
卽漢人所製歙縣之字如傅介子改樓蘭爲鄯善爲刻
印章鄯字前此未有亦介子所製也

祁門縣

新唐書作祈門太平寰宇記謂分饒州浮梁歙縣黟縣
六鄉立祁門但分黟地不當數歙當以新安志爲正

陳嬰

郡志據史記功臣表陳嬰定豫章浙江自立爲王都漸
按陳嬰旣以母言不肯自王以兵屬項梁矣何爲又王
于漸其悞可知漢書陳嬰定自爲王壯息都漸顏注謂
時有壯息者稱僭王嬰復討平則嬰未嘗自立爲王也
陳嬰封在項籍死後志當列楚王韓信之後

會州

朱元亮劭分以浙東五郡爲會州表中可以不必特書
王莽亦嘗改黜爲愬虜矣

郡城

志以郡城爲汪王所築據吳氏瞻泰之說蓋毛甘萬戶
遺址越國益廓治之也吳氏文載乾隆歙縣志

武功

晉書孫恩傅恩爲亂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應之遣衛
將軍謝混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逃入海郡志武功
一門漏而未載

歙國公

六

志載後漢方曷封歙國公後漢安有國公之稱此殆據
人家族譜而悞者也

月悞

志載元李孝先方聖公傳後漢章帝建初五年春三月
庚辰日有食之今汲古閣本後漢書紀志皆作二月

人物

郡志于人物一門多隨時採掇不暇詳考大抵本之於
譜牒又多採明人之書未可盡據如後漢人不應封國
公亦不應爲會稽令東京無會稽縣也晉代人不應爲
考功員外郎此類甚多不可悉舉吾讀李元仲先生寒

支集載其與人論甯化縣志書以爲前代鄉里著稱之人而事蹟不見史傳者後人修郡邑志往往爲臆撰官爵及生卒之歲月將以徵實而轉致覽者之惑并其入其事而猜之是爲厚誣前賢故凡生卒官爵不可考者皆宜渾舉之爲得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續志之體

班孟堅改史記以爲己書人或非之然史家斷代爲書不得不爾若省府縣志隨時增修而亦效之益無謂矣如羅鄂州新安志文章之美蓋未易到後之爲志者但當別爲一編以續其後不當取鄂州之書而擘剖之以

分隸已書之中也又鄂州於宋以前吾州文獻搜採殆備而後來續志所載乃更有鄂州所未錄者苟非史傳所有不宜濫及恐多出之人家譜牒未可盡據爲事實蓋自程學士新安文獻志一以博採爲奇而遂多不暇擇矣道光志於物產一門全錄鄂州原文而以他書所採分注於下而他卷皆不爾蓋猶僅以博識推鄂州而不暇味其文章之深也

穀粟之名

鄂州志穀粟之名如大白歸生冷水白斧腦白之類今亦尠有知之者

玉山

鄂州云披之小而美者出於黟古稱披出玉山世以爲上饒而漢志歙有玉山未知孰是崇惺按後漢志引郭璞山海經注歙有玉山今山海經皆作三王山又如烏聊元和郡縣志作烏邪安勒山作勤山亦傳寫之誤也披爾雅說文皆以爲黏爾雅翼始辨之晉世乃有槩字

太史慈

吳志太史慈傳慈當與劉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旣非漢室所授又非孫氏爲請于朝雖子義當時名士而此舉要爲無據郡志乃列之漢

職官中殆未允矣

何姬拊孤

吳志妃嬪傳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孫亮卽位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卽位尊何姬爲昭獻太后羅鄂州新安志全採此傳及和傳以爲文而道光郡志乃云拊孤事不見于史惟孫皓傳有尊母何爲太后語是祇見三嗣主傳而未見妃嬪傳也

朱據鄧朗

通鑑吳赤烏三年驃騎將軍朱據諫廢太子吳主怒貶

據爲新安郡丞郡志職官各宦二門未載又三國志鄧艾傳注引世語艾孫朗永嘉中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志亦遺之如羅鄂州志周嵩劉曇淨皆未之官也

蔣濟

通鑑曹公以蔣濟爲丹陽太守是時吳已設新都郡然孟德猶以漢令拜官則黜歛固丹陽太守所領濟蓋亦未之官而郡志當載

吳少微

吳少微新舊唐書皆以爲歛人而唐御史臺記則以爲

東海人

太平廣記所引

前哲文集

凡修志唐宋以來鄉先生文集流傳者必宜廣覽不第可以考究古事而鄉邦前哲姓名事跡亦往往爲舊志所未收者偶讀師山先生集多爲鄉人作墓志及序記之屬集中所見如黃子厚王廷珍朱景梅鮑景曾兄弟汪稱隱父子鄭仲賢張子經洪聲甫洪味卿邵思善吳雲隱諸人皆以文行材技著稱師山文章不苟下筆其所稱許必非恒流而郡志乃不盡載其名則固踈矣不特此也凡前人文集及當代名人著述均宜廣採偶讀李空同集有贈鄭生□詩人物風流數歛都鄭生儒

雅果吾徒末云沙溪酒熟兒孫笑則鄭乃歛之沙溪人

今名鄭村

固亦文學之士又魏叔子集有善德紀聞錄序爲

巖鎮閔世璋作又有歙縣吳翁墓表爲吳從周作二人皆好善長者又魏伯子鮑子韶墓志銘諱夔生號罇齋歙縣人官知縣明末避亂居江西贛縣執義于叔子之門以儒服運籌軍事先後十餘年所著有江上集紅螺詞江樓合選焦桐引凡若干卷朱竹垞明詩綜黃伋字細侯徽州人官遊擊工詩善畫曝書亭集有懷黃十三伋客閩絕句又有與鮑載酒某氏園詩此數人者郡志皆不見其名山中蓄古今文集不多不能一一考核此

數家之集人人有之偶一舉及已有漏略况其他乎以此言之吾州人物淹沒不彰者蓋已多矣安能無慨然乎

寄籍

吾州人多容游于外往往卽寄其地之籍以登第仕宦者京師歙縣會館題名以本籍列于前寄籍列于後此例可謂至當郡志甲乙第亦宜用此例人物一門並宜考之史傳及其人著書所自署之地以爲斷今志多雜次無別如洪惟清呂濟叔以貢數少朱子以从宦而寄籍而朱子猶自稱新安此皆與本籍無異若居他籍代人而未嘗自稱雖灼然知爲倣人要當按其時代附本籍後既不沒其祖居之貫而觀者亦可無誣也

紀載之體

歐陽公爲范公銘墓不及其置產贍族事此古文家義法也若作郡縣志則名公鉅卿惠澤及于鄉里之大者雖史冊不載皆宜備書不得僅錄本傳一文已也

人物事實以見于史傳者爲據次則名輩誌狀之文不苟下筆者亦可徵信雜家筆記之類已多得之傳聞未可盡據若其子孫所爲之譜牒則不可恃者多矣別擇不精率然輯錄往往有官爵年號地名與史冊齟齬者曰吾據其家乘如是是亦顧亭林先生所云使籍咸伯魯代文人受過者矣

藝文

道光郡志仿漢藝文志之體錄其書目體例極善較他志隨意錄詩文數十首既累卷帙且多掛漏實爲遠勝可永爲志家之式崇惺之意更欲如班志自注之例凡其人各不見儒林文苑者略爲注其爵里或釋其書意語取極簡俾觀者得知大凡而儒林文苑二門又可省却繁詞亦兩得也

省文

政事行誼雖有可稱而非必其大端才藝雖亦可觀而非必其絕出徒如東漢人碑文以寬泛語數行衍爲小

傳亦爲贅設或于他傳中附著其姓名或于科第例仕題名下擇要標注則人物一門中又可省却數卷矣

儒林

元史創立道學一門寔爲有識後人訾之謬矣有宋學者與漢學豈能強合爲一哉今宜分儒林一門爲二卷玉齋東山諸先生爲一卷言宋學者八焉本朝江戴諸公自爲一卷凡言漢學者八焉而不必顯標漢宋學之名旣足破門戶之見而亦使學者派別瞭然不亦可乎

刺史盧公

新安志紀吾祖唐旌孝府君

諱

廬墓事在貞元中繼言

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考志所載唐代盧姓爲歙州者四人盧潘大中時盧肇咸通時盧廷昌盧瓊則更列在肇後貞元之世無爲歙州刺史者蓋旌門之事或在身後也明少司馬汪伯玉先生爲祠記直云貞元十九年刺史盧肇上其事蓋據吾族之譜而偶未深考又鄂州但云貞元中而郡志引之作貞元十九年則亦悞也

黃墩

黃墩以黃氏之先居之得名明程學士敏政以其先亦居此因易黃爲篁而造爲避巢亂改名之說以實之白

山先生有黃墩辨二首說最精核足以抑學士之說先祖真民府君嘗刊之以貽族人崇惺案太平寰宇記朱子文集皆作黃墩朱子先世亦居黃墩其述韋齋先生之言謂唐天祐中始自黃墩遷婺源蓋亦據其家牒天祐之去巢亂至近豈遂昧其之名而遽以避巢所改之名書之以告後人乎吾郡居鄉多大族如姚村亦作瑤村仇村亦作虬村之類其初蓋皆以姓名村其後異姓人亦居之而嫌於襲其名則以音近之字易之此鄉曲之淺見不謂學士亦爾且取篁墩二字以名其居又以名其集若惟恐爭之不得者較之荆公爭墩尤無謂矣

郡志猶載學士之說書爲篁墩而注其下云一作黃村落之名隨俗相呼非如人家園宅文以美名也黃氏唐時居九里黃屯以嘗屯其地禦寇亂故名俗亦曰黃屯原後人易屯爲潭已失故義郡志又改原爲園謂之黃潭園則幾以村名爲園名矣黃墩之爲篁墩蓋亦若是又按說文篁竹田也田則當爲平地而墩則爲小阜曰田又曰墩詞複而意背土俗稱名未必能作藻語若學士造爲此名則又祇沿唐宋以來詩詞之所承用而不暇深考其義也學士又云嘗見宋時程公元鳳贈誥黃墩作黃端審爾則墩之爲黃自程氏之譜已然矣

新安太守碑

家白山先生東晉新安太守元集公碑文辨云甲辰春
予閱黃氏各派統譜首載晉故新安太守黃君碑署散
騎常侍陶瞻撰贈士行之長子也余一見卽斥其僞漢尚書令
秩千石太守秩二千石黃氏之先香公在東漢先爲尚
書令後爲魏郡太守蓋晉秩也而碑乃稱其前官是不
知尚書令之秩六朝以後始尊東漢固卑秩也又調元
集府君曾爲考功員外郎不知員外郎之官隨開皇中
始置東晉無有也其後得夏承碑乃知此文卽取此碑
小加點撰而成者自喜其說之不謬然猶愧見夏碑之

晚也尤可恨者碑云以事註悞旣白淹疾卒官夫太守
府君之政蹟雖國史家乘無所考然乃因夏碑之文加
以註悞之語其誣祖不已甚乎此文乃明代浮梁縣宗
人所錄亟宜削去云云今郡志名宦于元集府君下猶
摘錄此碑數語蓋未見先生文云以此言之則人物一
門所當考核者蓋不止此碑矣又志據舊志稱元集府
君以太興三年任未知何據俟考

風雅

郡志于隱逸之後附著一門曰風雅亦爲贅設如以能
詩爲風雅則入之文苑可也以能書畫者爲風雅則入